離婁

孟子

國會圖書館
函架號 29.54 1 20.
登記

清嘉慶 德川氏藏

周官剏校正四書大全卷之十三

京山思皇周士顯校正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爲學即大學之要指凡脩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十章言爲政必本於身五章言天下之本在君二章言君道爲臣道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言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德教之行先乎室不章言諸侯取受命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

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殷民歸於仁君九章
數自暴自棄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教
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親長長而
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得易明
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
受業於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
諸侯之師文王言冉求聚斂則痛當世率土
地而食人肉餘言事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
而已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
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
以爲圓之器也所運以爲圓之筳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曲今

輸春朱切

筳徒丁切小破竹也

尺也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筩
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音泰蔟千候反
姑洗先上聲蕤儒追反賓夷則無射音亦爲陽大呂夾鍾
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大夏西戎之國
昆侖山名也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
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
之此合也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
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族三曰姑洗
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
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
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蔡氏曰只
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通考蔡氏陳氏律法也言陽
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
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鍾者陽氣踵黃泉
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
陽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於子十

仁山金氏曰離婁莊子云離
朱之目司馬云離朱黃帝
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
里針鋒孟子作離婁
朱古声双畳如邾謂之宋
婁故離朱謂之

一月太簇者大太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大
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洗也洗鮮也萬物去故
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
言陰氣幼小故蕤委而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
月林鍾也林鍾者萬物始陽被刑法也位於申
言萬物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
南呂者南呂物之助陽成功也位於酉十月應鍾者
應鍾和聲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陰此是一
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

十一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
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
二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
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
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
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
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
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
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
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
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
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
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
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
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
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
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
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
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
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
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
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
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
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
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
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
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
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
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
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
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
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
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
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
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
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
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
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
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
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
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
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
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
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
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
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
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
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
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
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
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
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
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
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
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
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
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
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
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
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
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
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
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
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
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
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
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
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
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
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
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
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
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
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
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
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
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
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
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
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
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
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
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
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
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
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
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
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
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
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
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
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
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
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
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
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
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
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
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
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
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
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
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
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
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
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
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
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
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
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
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
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
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
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
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
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
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
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
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
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
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
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
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
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
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
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
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
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
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
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
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
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
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
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
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
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
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
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
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
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
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
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
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
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
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
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
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
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
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
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
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
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
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
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
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
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
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
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
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
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
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
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
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
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
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
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
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
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
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
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
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
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
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
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
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
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
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
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
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
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
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
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
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
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
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
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
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
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
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
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
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
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
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
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
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
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
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
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
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
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
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
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
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
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
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
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
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
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
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
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
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
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
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
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
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
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
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
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
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
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
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
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
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
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
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
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
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
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
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
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
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
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
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
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
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
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
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
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
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
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
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
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
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
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
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
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
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
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
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
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
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
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
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
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
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
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
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
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
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
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
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
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
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
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
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
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
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
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
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
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
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
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
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
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
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
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
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
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
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
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
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
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
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
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
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
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
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
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
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
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
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
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
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
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
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
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
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
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
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
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
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
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
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
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
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
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
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
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
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
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
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
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
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
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
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
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
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
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
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
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
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
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
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
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
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
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
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
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
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
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
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
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
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
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
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
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
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
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
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
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
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
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
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
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
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
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
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
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
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
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
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
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
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
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
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
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
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
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
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
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
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
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
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
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
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
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
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
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
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
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
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
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
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
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
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
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
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
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
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
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
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
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
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
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
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
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
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
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
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
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
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
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
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
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
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
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
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
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
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
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
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
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
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
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
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
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
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
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
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
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
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
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
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
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
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
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
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
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
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
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
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
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
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
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
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
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
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
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
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
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
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
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
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
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
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
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
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
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
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
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
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
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
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
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
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
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
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
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
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
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
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
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
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
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
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
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
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
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
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
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
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
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
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
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
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
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
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
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
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
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
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
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
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
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
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
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
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
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
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
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
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
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
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
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
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
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
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
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
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
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
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
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
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
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
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
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
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
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
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
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
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
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
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
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
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
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
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
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
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
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
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
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
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
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
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
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
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
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
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
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黃中也
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言萬物
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呂助陽
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氣和夾
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盡旅而
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鍾
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者南呂
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使之
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和調萬
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黃鍾者
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出乎甲
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呂者大
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言陰陽
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言萬物
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
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月南呂
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任養萬
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陰陽氣
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於亥十月
黃鍾者黃中也律之始也位於子冬至陽氣動萬物
出乎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丑十一月大
呂者大呂助陽成功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者夾助也
言陰陽氣和夾而生之也位於卯二月仲呂者仲呂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
於巳四月林鍾者林眾也萬物成就種類眾盛也六
月南呂者南呂物之茂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言陽氣
任養萬物使之有秩序也八月應鍾者應鍾和也謂
陰陽氣和調萬物皆應和陽氣閉塞而成冬也位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
先王之道仁政是也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矣武帝終日食蔬菜
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犧去聲之涕泣天下知
其慈仁可謂有仁聞
通鑑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去聲牲
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太脯代之
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中
以太餅代太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
氏法長齋斷魚肉曰
食惟菜羹○自天監中用
米之不精者郎菊洛去聲木綿帛帳後宮貴妃
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爭
攘上深知其弊而禁斷重罪
於慈愛不能禁也
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去聲
行先王之道故也
問王無異於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
齊宣王固王之臣也其所謂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仁政者又在此心之外也
朱子曰是心足以王矣
以行先王之道如此則可以王尔非謂專推之而是固亦由之則無往而不可
道無聖人復起有不易吾之言者
盡夫法制之意小智之累人心君子有之
雖有智之累不能盡夫法制之意而後可以行先王之道
雖有巧歷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不忍人之心不能行不忍人之政
雖有堯舜之道不以不忍人之心不能行不忍人之政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蓋法不能獨立
蓋法不能獨立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法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聖人既竭目力繼之以規矩準繩
聖人既竭目力繼之以規矩準繩
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
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
不勝用也
不勝用也
既竭耳力繼之以六律
既竭耳力繼之以六律
六律以正五音
六律以正五音
不勝用也
不勝用也
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不忍人之政以行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政以行不忍人之心
斯可矣
斯可矣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蓋法不能獨立
蓋法不能獨立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法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聖人既竭目力繼之以規矩準繩
聖人既竭目力繼之以規矩準繩
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
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
不勝用也
不勝用也
既竭耳力繼之以六律
既竭耳力繼之以六律
六律以正五音
六律以正五音
不勝用也
不勝用也
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不忍人之政以行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政以行不忍人之心
斯可矣
斯可矣

能行此道于外是爲良法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攈審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閫帷攈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新安陳氏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可徒在於法正謂此也陳氏曰文飾那謹攈審量讀法平價之類是自閨門至於三代之前君子後世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法度不然雖有良法美意賤靡不舉之後世君子而後王臣必學而後仕仕而後治治而後代之不至也三代之治化之不至有教焉化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至有刑焉刑之不至有期會之間者俗吏之所爲而欲與有農之師以一家一國至于天下之大不資于學雖抱光弼孔明之質有能不爲物之汨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修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至有刑焉刑之不至盡心力于簿書期會之間者俗吏之所爲而欲與非所聞也

詩云永言孝思孝思不匱

詩大雅假哉傅讀加音嘏洛之篇慤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陳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尊用簡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拘故不遺忘

過者某之有也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之以爲
之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
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絶覆數救反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救反被去声也此言古
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猶以爲未足以徧
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

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圓平直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六律正五
音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
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
之使不下之爲方圓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
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不可窮也本此言古今
及後世天下之事皆必能盡天下之理以
忍人之政作之一統該耳目心思者耳目之
視聽以力而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規矩準繩
之以不忍人之政繼之也○覆扶又反被皮義反
而止矣通考陳氏旧規矩準繩爲方
圓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爲方
圓平直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
下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
旧法後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
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意也若云未足以徧天下則是先有仁及天下矣時未徧耳非此章本意
旧註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不但句法欠勁兼亦用意未圓蓋心純是至仁四海民物无一不在其心中謂者尽圣心之分量也繼之者即從此以流出礼乐刑政皆是心思謂処来帶思有此制作而心思始及于物此孟子之

永十虎曰註貽患二字不尽播惡之義患只就事上言如一事有害即貽一事之患惡即從心流出其害无穷播字從高位来人染其惡即是分播其惡於衆遠近皆受其惡即是傳播其惡于衆總是流播之害又曰上無道揆一節應是播惡之实蔡虛齋曰一說朝謂朝廷中士謂百工衙門中人

乐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巧多矣邵氏曰有章首至此論以仁心行仁心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貫前第二節意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

朝音潮

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度音鐸下度量之度音同）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上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法守則工不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矣（子曰上無道揆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美信道信度信如字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道揆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使不信所以爲姦作吏分明

夏九葛曰城郭不完甲兵不多非國之災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故曰城郭不完甲兵不多非國之災田野不辟（辟與闢同）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學去聲與爲亂）賊民興喪（喪去聲）無日矣

新安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於作亂

鄒氏曰言是以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人好事高下人類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之所以爲國也上失其禮下將何以立民將何特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廢幾斯道未泯而猶覬其可行也上既無禮下復無學特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廢幾斯道未泯而猶覬其可行也上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切泄悉列切）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群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切）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重言則非先王之道者（重去聲）

詩傳曰序以爲凡伯刺厲王之詩

猶衆君也
非詆毀也 詆典禮反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不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如善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言者即是敬者如此簡慢恭慢即是不敬也

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不可以致小康而不以仁義極治或導之以漸而不足以致大治或謂君不可與爲善而不告或導之以漸而不足以致此皆是賊其君之事以責於君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爾氏曰此章言爲治之方歸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自詩云天

法先王盖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爲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雲峯胡氏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敬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形旬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堯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舜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朱子曰規矩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是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惟聖人都盡得於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道然惟聖之道非有不之及而以各盡其道而莫爲萬世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者莫不可見是事事做得盡○人舜所以治民舜所以治民賊出乎此也也○甫按所謂爲此增益也無所謂爲而爲之者也不以堯舜所以事君堯舜爲不可以事君不敬其君者也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堯舜所以事

厥后爲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恒性是誣其民也○【雙峯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君臣君臣之倫於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解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問不仁何以亦曰道小路何嫌之有○【厲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總出天理使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言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如幽厲之爲是由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由哉○【厲源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雖未至于身弑國亡然蒙惡謚遺臭後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不可懼之甚哉○【厲峯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公義非私意也古人謚法最公後世正國之君皆得參謚公義庶幾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蔡虛齋曰名之曰幽厲獨言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謚也謚法周公始立焉○通鑑曰厲王暴虐無道萬民弗忍相與畔襲王王出奔彘不敢歸宣王也幽王宣王子無道又甚天我殺之于驪山下宗周遂亡而平王東遷矣史記云雅逼不通曰幽又動祭亂常曰幽又殺戮無辜曰厲謚曰暴虐無親之義

觀孟子此語則周已失天下小明矣其勸齊梁君以王道也宜矣後儒之讀孟子且疑且非者何等見乎

表了凡曰與盛也不止于存廢衰也衰至于亡古之善作文者用字皆不重複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者近在殷紂之章欲人法堯舜而去桀紂之僭天理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謂亡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無疑之辭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雙湖胡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保四體者爲然

惡去聲　強上聲

[雙湖胡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存亡之理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事而已此章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此章明白痛切非他章比然所謂不仁者非特不保四體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事而已此章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此章明白痛切非他章比然所謂不仁者非特不保四體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事而已此章之禍皆必至之理也○[雙峯饒氏]

王陽明曰學須反己若只見自己不是矣暇責人舜能化得象方是不見象不是

孔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孔子亦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不仁則身猶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又曰戒人不仁是亦過人欲存天理也

平聲 去聲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於人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其詳而身無不正其治人之極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南軒張氏曰反身而誠則天下無不歸仁之理○慶源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効然必欲盡人欲盡天理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慶源輔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之意此添簡皆字見有行不得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皆字說得闊大細此章說得密○新安陳氏曰章首要理求是無間斷之意此章首言仁而及智與禮

仁包智禮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國家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於身也本于身乃恒言之所未及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去聲是故也【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末可舉矣以是而質于大學之言則凡孟子之所治天下可証矣【雙峯饒氏曰】國王畿之內諸侯之國天下取則于國國取則于家家取則于身身取則于天子所謂天下國家之序不可紊如此【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而言之意孟子祖大學而言之學

以大學傳子思子思子可見矣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怨也【闕氏曰】所謂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大家是貴宦之家○【雙峯饒氏曰】非一二代之臣怨所謂不得罪者謂非理致怨非理致怨法以奉之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二矣祝曰嘻壽乎子其以子壽善人爲實公曰善哉吾子復以主君使主君甚壽金主是賤吾子復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

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善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
諫者得人公曰善哉不孤善言必二吾子復修
人曰祝主君使主君都得罪于群臣百姓公怫然
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于君臣也
得罪于臣也妾位卑以因始姊妹叔而解之
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父能赦之君能赦之
紂至今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公曰善哉
而載之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爵而慕之自御
而斷之以駕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
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
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
此亦承上章而言承上章家
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
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

諸侯失德臣室擅雍如晉六卿三十相篡爲患甚矣然或者
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
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
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
度所謂韓洪論以洪字代之在宋避
則地非朝暮遽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上置得
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唐書皇甫鎛傳鎛音
博爲司農卿判度支鹽鐵轉運使以辦濟師帝悅進兼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用度鎛察豪富厚斂急于
改戶部侍郎憲宗
伐蔡數御史大夫李絳平之明年遂拜
化領度支轉以史道進既由
雖市道也蠭之崖群裴度以
罷政事極語鎛姦邪奏逐朝廷乾
重在輔相今承宗欽手制地歸朝廷處置
能制之顧朝廷處置
言天下安否繫
韓弘與疾討賊非力
若相鎛則四方

太祖父諱弘殷周檢校司徒兗州防禦使
禮記曲禮篇士死制註
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
以死寧死而不可違君
命也

伏　諸

授戟矣請受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迺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耆杖策請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一子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挋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行遣子公武領兵二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頓留京師帝從之○［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君人者不正其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太家始故爵位邑人之言亦先及群臣而後及百姓也［通考］［趙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未必能勝適以取禍如魯昭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凡居施教令於下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疑議遠而群黎百姓必怨謗則為留礙四海極其遠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係恋之私恩養其家也行太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小位大德大賢者居大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覈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于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若力之小弱見役于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通考］［勿齋程氏曰］萬善之足全体具焉是曰大得全体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

天理者勢之當然也

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強弱

虚齋曰既絶物是絶地絶域之絶今俗罵愚騃不通者云死木頭亦絶物之意也李本卓甫曰譬達人是天下癡物語意相類

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雙峯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説事上説氣便是勢究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爲即是天乎又曰賢勇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爲紂所役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雲峯胡氏曰集註嘗以天爲理之自然此以天爲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

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

虚齋曰先師不是已亡之稱所謂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親受其命

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己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絶也絶物則絶于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頓爲是畏言備涕至子姑取其説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萎薾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汪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爲有義當無道而順天爲有命絶物即是逆天殆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

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音盤樂音洛怠敖去聲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中庸集註之方政也策簡也大全云采曰方行冊策政大簡小大事書于木政小事書於竹簡

如耻之章蒙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耻之心而勉之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慶源輔氏曰】所乘盖指國之大小而言也

天下雖無道自我行之而大國反爲吾役矣【慶源輔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之勢猶易小國所乘之勢猶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猶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意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不可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大雅文王之篇亟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辭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鬯酌

朱訓好了

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而降神也〔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爲酒名秬鬯則築鬱金香草煑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用之取其芬香條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可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西山眞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羣有英才與季方名諶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于太丘太丘名寔當除太丘長乃長文孝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今按世說云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兩非其字又註云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愚謂此註之義能通於集註之意矣餘二說不及于此

膚大而曰孟子一則曰是猶惡醉而強酒二則曰是猶惡濕而居下三則曰是猶執熱而不以濯其言之也切其說之也詳矣如七国之君無足與有爲何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慶源輔氏曰〕不能自強則聽命于天而爲強大所役使脩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爲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爲役于我矣豈非天命

之在我乎○新安陳氏曰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于天而爲強大所役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爲政于天下者是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西山眞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常諫紂矣召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雙峯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他只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爲安雖菑自以爲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甚分明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爲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雲峰胡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新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爲耳順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伐之

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雲峰胡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

鮮見形甸反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扶得失之幾平聲不存則無以辨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雲峰胡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利樂得夫之幾也至微也禍福之著也安危存亡之實也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則所謂禍福無不自己來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侮毀伐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自取之亦不能辨安危利其菑樂其所存者天理戒心不存者過人欲也是也心存者存仁之已著亦不仁者心不存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

民之所欲皆爲去聲致之如聚斂力驗反然民之所惡
則勿施於民矣音潮錯倉故反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二王
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二王厚之而不困
人情莫不欲安二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
二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錯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
【雲峯胡氏曰】所欲與所惡非惟壽富安逸之送其志
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而後爲得也○【西山眞
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
此也【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爲去聲與驅同顙音隨爵即雀同鸇即諸延反

故爲淵驅魚者獺也爲叢驅爵者鸇也爲湯
武驅民者桀與紂也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疇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陳氏曰】彼謂湯武此謂在淵叢而得兎兎於獵鵲也好爲王皆去聲

【雲峰胡氏曰】非利人之爲已歐也特言其理然耳循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必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爲歐民以歸之

【新安陳氏曰】其爲人歐哀哉○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

辱以陷於死亡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扶病已深而欲求乾艾之艾固難卒叶倉沒反辦然自今畜勅六反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雲峰胡氏曰】艾以久爲善不畜不足以拯國之危○之之猶可也足故爲仁不可無必爲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雙湖胡氏曰】至此則錐擊人肯末如之何矣詳味前引詩之言

則今人楊然警省有不容自已者矣○【新安陳氏】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畏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就禦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多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懦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不可以漸子庶磨而進也惟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非武禮義說沒這道理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甲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耳心自絕以爲不能有爲也自暴者剛愎知自斷斯了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爲也○言非禮義以禮義爲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自棄絕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悉反井也
【集註】曠其安宅則必敗辟邪多而安其所不可居之塗矣安宅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正而可遵也義言正路者謂其安而可處也仁義二者性之所有也【雙峯饒氏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人不教誨矣那不能爲底只是爲非之不勇耳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爲可教所以孟子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之甚也○【新安陳氏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爲美特其於不能故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閔以警飭之猶致望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長上聲　爾古字通用　易去聲　長上聲
【集註】親長在人爲甚通親之長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上聲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
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南軒張氏曰】使
之治可得而推矣○【陰峯胡氏曰】此數語先乘二王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己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

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郤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設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諂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謂誠身能實誠其所明之善而在諸身之謂○【慶源輔氏曰】人孰無爲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窮不知善之可爲然不能即大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矣

【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新安陳氏曰】引大學以證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言誠身則以自修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二字中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慶源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illegible]之次序終則[illegible]之極功也

是故誠者真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問思誠莫須明善否朱子曰明善自是思誠自是思誠莫須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者又所以明善然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但明善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是思不實理便是寒暑便是寒實之道天無不實寒暑便是寒暑便是暑實理了思誠者都是實實理了思誠者都是實實之道天無不實寒暑便是寒暑便是暑實理了思誠者都是實實之道天無不實寒暑便是寒暑便是暑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

者也

至極也

楊氏曰動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使是與應皆非自外也

饒氏曰人要爲君取信必須明友稱譽必能脩身齊家方可稱譽能脩身齊家有能說親必出於誠心乃可說親必出於誠心則無間之本然也通考分源剛程氏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旧人道

慶源輔氏曰緒五八之餘自善而明謂之誠自誠而明謂之教誠則無不明明則無不誠誠明雖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不同及其成功一也

朱子曰明善自是思誠自是思誠莫須明善否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者又所以明善然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但明善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是思不實理便是寒暑便是寒實之道天無不實寒暑便是寒暑便是暑實理了思誠者都是實實之道天無不實寒暑便是寒暑便是暑

慶源輔氏曰緒五八之餘自善而明謂之誠自誠而明謂之教誠則無不明明則無不誠誠明雖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不同及其成功一也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於魯子而魯子所聞於子思子思作此以傳之孟氏沒而不得其傳中庸之書殘缺頗甚然其文義反復推明此章之意猶可以想見其彷彿也

右第二十章

中庸大全 卷之三 五十一

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

所謂思誠即中庸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之本是知爲先知也行之乃子思所聞於魯子而魯

者也

至極也

楊氏曰動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使是與應皆非自外也

饒氏曰人要爲君取信必須明友稱譽必能脩身齊家方可稱譽能脩身齊家有能說親必出於誠心乃可說親必出於誠心則無間之本然也通考分源剛程氏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旧人道

慶源輔氏曰緒五八之餘自善而明謂之誠自誠而明謂之教誠則無不明明則無不誠誠明雖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不同及其成功一也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於魯子而魯子所聞於子思子思作此以傳之孟氏沒而不得其傳中庸之書殘缺頗甚然其文義反復推明此章之意猶可以想見其彷彿也

右第二十章

中庸大全 卷之三 五十一

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

所謂思誠即中庸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之本是知爲先知也行之乃子思所聞於魯子而魯

子所受乎子思者（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誠子思言功用而孟子止指性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亦與大學相表裏（大學章句曰其第五章乃誠身之本○覺軒蔡氏曰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大學之相爲表裏者益不可誣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去聲）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興起也言文王起而爲方伯）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南方諸侯之長（聲上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時申呂或封於申姜氏或封於呂或爲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遇於渭之陽（渭水北岸）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廢人之老）容無凍餒故（後來佐武王伐商逐以其養非求仕也）伯夷太公來就其養（恐人見太公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母歸之（廣源輔氏曰恐人見太公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父母歸之則其子焉往（言文王起而爲方伯即文王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南方諸侯之長聲上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時申呂或封於申姜氏或封於呂或爲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或封於呂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遇於渭之陽（渭水北岸）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廢人之老）容無凍餒故（後來佐武王伐商逐以其養非求仕也）伯夷太公來就其養（恐人見太公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母歸之則其子焉往（廣源輔氏曰恐人見太公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馬於虔反）
○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老天下之父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陳氏櫟曰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繁輕重固如此其所繫幾矣亦庶幾爲當時之老者借用之其義則異）○慶源輔氏曰父二爾○（慶源輔氏曰）既有伯齒文有德故謂之老而已

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
（通鑑漢高帝元年十月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心悉不猶愈於死乎能訓衆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而信伸於天下可圖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慶源輔氏曰）

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陳氏櫟曰蕭何之說是欲爲此以圖天下有爲而爲所謂私也文王之爲此則無所爲也行吾義而已所謂自然之應爾）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去聲）之況爲之強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ユリテノ輔氏之註ニ）

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范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爲不孝況於人命可不重哉○[胡靖夫氏曰]湯武之征以乱益乱以戰止戰是何異於助桀而以殘民耳未富之也○[陳埴氏曰]率猶循也由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人而食人之肉也由土地而食人是由土地而食之言罪大如所謂殆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臏人爲魏將吳起衛人爲魯將）之徒連結諸

侯如蘇秦洛陽人張儀衛人之類辟開墾口本反也任土
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枯回反盡地
力商鞅以兩反開阡陌之類也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
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
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勤謹則畝益三升服
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
畝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
輒爲粟八百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
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
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
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
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
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
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
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
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
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
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上中
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illegible]

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
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繼
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通鑑周顯王十
九年秦孝公十三年也秦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縣縣置令丞廢
井田開阡陌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平斗斛權衡
丈尺○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
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朱子曰只爲他是欲
當國不是欲爲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爲己物
耳皆爲君聚斂之徒也○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
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洫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
陌之外有地則只閑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
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
畿田處便做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
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
可見○南軒張氏曰自當時言之孰不以爲大功
而先王以爲大戮治世之所誅而時若之所賞孟
子之言及此蓋正誼明道以過人欲之積流也○
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王之所以
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
以過其流雖是教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
則世道之哀可知矣○通考朱子開阡陌辨曰阡

陌狹溝遂涂間萬制橫牛則王爲苟盡以徵意舊巡者
罪者與上洫爲千夫千遂而馬幾非求且人盡之而而衍服
泥上入非非意地力之久靈二眇命溝二眇其陌縱之橫說以爲
其刑其秦開於利墾政之棄丈容之洫川而阡而眇之徑洫縱以爲田
迹辟疆之置此蓋闢盡計之矣大然澮而眇之徑洫道爲涂以通
原草土所建盡立矣時地阡不以其涂廣皆上爲言亦之通
其棄地置立矣之又之悉陌得正水容一四之阡千縱涂人間
心任闢矣之又之悉陌得正水容一四之阡千縱涂人間之
蓋土田○名曰害爲悉不經陸秉尺周路矣也則澮物之道
治地野治則有害所雖田除然界占車澮則同阡溝遂上之
地者治則次有害所謂除禱禁者止地一二阡其陌澮間之往蓋因
而次之有主於孟慶子重氏奚曰陌者千不聽君爭得道則之其名而畝也即同之
主於孟慶子重氏奚曰陌者千不聽君爭得道則之其名而畝也即同之
利子慶子三破聖有奚急蓄田軼有疑匠此道間陌禮疆畔制
民論以適代壞賢尺并刻洩者路大亦人而亦百之遂畔其
則人地諸井剝傅寸買之備頗三尺因井得橫夫言上制
守百善侯田削授之賣心水多軼徑其田至則而百之其
國功戰曰之之精遺以行旱先則容縱之於溝徑也徑廣

表了凡曰註人與物接之時
其神在目然則未接物時
神將何在耶不論接物不
接物而人一身精神合聚半
目良即良知良能之良乃
不容一毫僞為騐驗下驗
其良此處未便說觀人也
徐敞弦曰昧則神處于心
寤則神依于目雖人心不可
測識而將息之宦必然形
見觀人莫審乎此

之功固可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耗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

表了凡目所聽其言句是以其言而度之聽子也所言觀人者所不廢然須觀其瞳子相着相心善昏昏者真善觀者觀其神之存

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

聽其言也觀其瞳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瞳子則有不容僞者

（焉於虔又廋音搜）

南軒張氏曰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瞳子則無所遁矣此言人焉廋哉之說也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瞭面盼背說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則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僻有不待考察者矣學者讀孟子之言同而爲說則無所遁情狀不可逃矣○西山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故審其瞳子之明昏一驗其目之法也○觀人之法莫善於此

人之君惟恐不順焉善惡得爲恭儉恭儉豈

（惡平聲）

人之儉者不奪人之侮奪人之侮者不恭人之恭者不侮

○孟子曰恭者不侮儉者不奪

（侮奪人之侮者不恭人之恭者不侮）

潁陳氏曰通氏註曰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蓋以在察辨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類觀之只輕輕說過不必訓爲察也

可以聲音笑貌爲於外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也

（聲去聲）

雙峯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爲國若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爲無侮人之國便是侮人之恭儉○雲峯胡氏曰孟子嘗言賢君必恭儉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安得謂之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

劉元城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着後疑其有二心遂絕此說非也只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已即不用何至疑之桀之文必子殷紂此好名之心蔽則其有後之文甚故當時識者見其從人珠玉知其必有亦字之誤矣

表了凡目世皆以莊嚴端已爲恭孟子則以不侮人爲恭世皆以博節已財爲儉孟子則以不奪人爲儉從來无人如此道着

不奪人不慊若恭之驗不奪者俊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己驕傲惟德無載爾僞不慊不奪者恭俊之欲耳書曰恭俊惟德不以聲音笑貌爲恭俊之實德有是實事無恭俊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僞耳天理人欲之判也其亦曠天理而過人欲與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之節禮記內則曰外言不入內言不出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而後取之而援救之也禮經之權也

禮也

禮之經也○禮記內則曰外言不入內言不出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而後取之而援救之也禮經之權也

權稱去聲錘反而得中是乃稱去聲物平

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

權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變而不失其中之謂權○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用權以取中則陷乎漢儒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雙峯饒氏曰權而得中是那經禮也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不得已而用之權乃變權術之域而不背乎經者也○新安陳氏曰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同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一節古人所以拯世以有道也自放倒矣天下豈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

為不失其經也與髡因言孟子在今日以當少賤道先枉則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將何以援之本天下之大經也尚未透上專以乃援溺之之權言之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通變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誅管叔以大義滅親之不得已而為之不可常而為之者嫂溺不援手經也淳于髡欲論出處乃及嫂溺是豈切當之論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夫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

蔡虛齋曰朱子亦嘗
送其子往考亭源從李
韓父公則送子符城
南讀書

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去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也

曰易子而教子亦然乎孔子自教其子則情所未安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稱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而已矣

善○新安陳氏曰父子主恩朋友主義父子之間主於恩而義在其中朋友主於義而恩在其中故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而義未嘗不行朋友之間雖責善而恩未嘗離也○王氏曰父子之間不責善非不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亦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何也所謂爭

慶源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意使必爲善則必至於相傷至其所爲或背理而害義則豈可坐視而不管故在子則當爭在父則亦當戒切之也○雙峯饒氏曰王氏謂爭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

表丁凡曰事親為大不是親大而君長小但事親乃孩提達孝之最先者故為大暗含下本字說

牛羊豚曰牲見詩註又左傳註麋鹿麕曰牲

謂戒亦訓敕之而已○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惧傷恩而全不教戒反其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也惟以濟絅非反子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惟乎經也

〔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曰用三牲之養去聲亦不足以為孝矣

〔新安陳氏曰物言事君事長事親為事之大小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

守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新安陳氏曰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本○〔新安陳氏曰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大本所以見其為大去声

事君治而天下平平去聲

身正則家齊國治

重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不曰有此所謂養口體者也

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子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

不忍傷之也

南軒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爲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爲人子之法○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與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爲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巳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佛其親之欲唯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爵乎○雙峯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晳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爲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論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未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爲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斃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見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咈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先其身忘

復扶又反

陳眉公曰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大約父母之子赤子無作不是然不忘明子報父母即子養己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養曾晳曾晳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箇可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

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以爲有餘也未嘗聞其以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出身敢以父母之責乎君若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歿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　間去声

○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之法在於熟讀玩味○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

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

適也間也

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

徐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格如格正之格謂非心非正之心也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

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與諫同責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下去聲同

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所以仁義之仁義所以正也集註所謂仁義包仁義言之仁體義用正不提仁義安成劉氏曰仁體義用正

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以誠感以誠其意正此意也通上而言

卷止

格君心之非有大人格君心之非有大人之禮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有大人之禮正己而物正者也

朱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惟義所在非禮之正者不為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扶音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去聲者能更平聲之下同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同有其事將不勝平聲其更矣人而去上聲下同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去聲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

唐荊川曰本計較毀譽隨不自考計較毀譽隨不自信胡敬齋曰汲汲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惧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王陽明曰昔王通謂止謗莫如自修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自益增已之惡而甚人之惡也皆非所以修已而平物也

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辨於頰舌之間諒爭之際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雙峯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徒洛反也

吳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毀是謂求全之毀皆實脩已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厲源胡氏曰集註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一言於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氏好惡但對毀字說則二者皆有不得已而遽以爲憂喜必至於失已自是非真況脩已觀人而輕以是至於失人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儆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

音余○厲源胡氏曰諱言語

焦漪園曰此成人自滿不是論爲人師

徐若泉曰責己實也須反已真能爲之方可出此言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入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又反有進矣此人之

大患也（新安陳氏曰意於爲人有餘有意於爲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

○（雲峯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爲泛然之衆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修身兩章之人字不異）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遨）王驩（カ）字

樂正子見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

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

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

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

者（長上聲）曰昔者（ナヽ）前日也館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

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

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

此責之（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爲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

晏有罪

表子尼曰從王驩之罪重不早見之罪輕註重其罪又有甚者惧也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聲色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爲罪亦可尚也）

○孟子謂樂正子從於子敖來徒（子敖博孤反）

館啜也（啜昌悅反）

徒但也館食也啜飲也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朱子曰王驩齊幸臣盍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勝任其事故舍之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己不可不謹也○雙峯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孟子初意只欲來齊耳不欲使責之後却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之費視爲無緊要事殊不知王驩或薦之深矣樂正子不察之以館啜罪之若孟子所以去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見孟子不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引之則民曰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與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閻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二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蓋則不後存矣見於古傳記通氏必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以合親不義者猶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者情也不娶

齊其詳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而遂去也○閻氏曰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己不可不謹也○雙峯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孟子初意只欲來齊耳不欲使責之後却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閻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二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蓋則不後存矣見於古傳記通氏必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以合親不義者猶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者情也不娶

無子絶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滅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爲不孝之大者○雙峯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絶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經也不告者禮之正也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乎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

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爲一者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同舜不告而娶堯既得以命嗣後使舜雖不告堯亦意其未及告而已○〔朱子曰〕以事理度之而逐娶以歸也○〔新安陳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曰惟有德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其位而孟子謂君子不以辭害志不以文害辭之意嚴萬世之教也大哉而況君臣父子之綱其功於世教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之不告也實亦以爲無後也君子之所以爲舜之所以爲舜也

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朱子曰實字有對名字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是仁義之實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仁義之華采○實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之間爲此而後其切近而真實者莫非事親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仁義之實亦然○（貫軒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爲仁之實）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貫軒蔡氏曰有子以爲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則事親之推其事親者以分而言之則事親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仁義之大矣而其切實處爲仁義之本也言仁義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仁義之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之間爲此而後其切近而真實者莫非事親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仁義之實亦然○（新安陳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非泛然非空之實○渾淪言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言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其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別言之言仁義之實也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

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爲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則事親之推其事親者以分而言之則事親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仁義之大矣而其切實處爲仁義之本也言仁義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仁義之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之間爲此而後其切近而真實者莫非事親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仁義之實亦然泛然非空之實○（新安陳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非泛然非空之實○渾淪言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言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其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別言之言仁義之實也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
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
七容反容無所勉強上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
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
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
蹈而不自知矣新安陳氏曰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者

也通考陳氏公遷曰此章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之道莫先乎事親親親敬長也又按此章言仁義之實
為道之根本而智禮樂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同
然而即所以為仁義之心出於同
極言之使人信之無疑也○此章言事親從兄
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
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朱子曰此一段緊
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仁民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
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
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從
這箇便是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實仁
義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
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緊要○問樂
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
何得樂到得樂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

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在
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終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
如何得生○節者等級也又是裝累得好如升降
揖遜之類也○【朱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
者易曰貞固足以斡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
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
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真固則
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爲貞也惻隱
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
之爲二可知矣又棐之凡屬北方者皆有二如五
行水土俱旺於子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独二
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皆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
不皆然此貞之所以成終而成始智之所以知之
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爲本而又以
事親從兄爲行仁義之本盡事親從兄乃良心之
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
妙經締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文所以節之樂
之使良心之發油然生生而不能自已者也若智
之知而弗夫與礼之節文循是守之也到得樂則
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
○【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
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

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
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爲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
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清
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
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
之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
見血脈自然動溢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
使之然故不自知也○和順從容不待勉強事親
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是樂之實
○草木既有生意則日長月盛無一息之停孰能
過而止之哉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則亦如草
木之有生意自然日日暢蒲茂茂條理通達自無
一息之停又爲得而過之哉○[illegible]親從兄是良心
之真切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illegible]便恁地說過亦
只是說話須是以人體之方可[illegible]謂必知之明而
守之因然後節之審而樂之深有此正如魚飲
水冷燰自知非言語之能盡也○【雙峯饒氏曰】實
如果實含得許多生意在其中明芽枝葉皆由此
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
然必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到生而惡可
已皆此實內萌芽發中到枝兼番茂處此草與諭
諸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爲仁之本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新安陳氏曰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配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然後節文理密密之又不厭其深始可言耳密密之節文不失生悉可已舜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生生不已之謂仁曰心之制事之宜訓禮曰天一理耳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無訓智者四端之一仁義禮皆以明足以燭理釋之豈於智而獨無所訓哉蓋言又以達於事理言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

後面智禮樂是道生○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如及階是親中而言則又有親親之等此節文也就親之疏遞遷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作動字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皆活亦當活看○禮樂合情作功動字看此章說得全是文章說得偏孟子說得自然生○此章有經綸仁義字都是說禮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前四箇是綸也字與實字相應最要看所說是生字腔殼子實字了這種子只在這裏面生出來的○雲峯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之

已

處處說生悉可也如頑冥不靈之人心天理之生生不已則不知其枝之繁處處說兄是節文是就兄上說頭緒雖見得分明而枝葉不暢茂處處說弗去是驗之吾身事親存養之功處處說知弗失是驗之吾身事親體認操存之功處處說從兄是從源頭說下來處處說手舞足蹈是樂之發見處處說生是生生不已之生處處說悉可已是無所不盡處處說手舞足蹈是樂之盛處處說舞只是形容手舞足蹈之狀○新安陳氏曰兄字與實字相應實字是就兄上說○雲峯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之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遠尤人所難也爲人子不盡道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矣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猶是淺事惟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此所以爲難也○愛峯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爲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洛音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也書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舜乃瞽瞍之子不幸遭父頑母嚚及其異母弟名象者亦驕傲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惡姦也○木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言舜敬其子之戒事以見瞽瞍夔夔然莊敬戰慄雖瞽瞍愚頑亦且信而順之也

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

徐儆弦曰化者易惡而至于善也定者止于善而不遷于惡也

李氏號延平先生幼從羅仲素受春秋與朱松爲同門友退而屏居山田簞瓢屢空怡然自得閩帥汪玉山具書礼聘之至之日疾作而卒鄧由夫曰延平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

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但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爲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以之爲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爲人子者苟以大舜爲不可跂及而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友身而誠而已矣○慶源輔氏曰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却能囬變爲常返逆爲順所以可爲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李氏曰名侗字愿中延平人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共音恭）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爲去聲）天下無不是底

羅從彥字仲素清介拔俗宋徽宗朝楊龜山倡道東南之士遊其門者數百人其潛思力行詣極者惟羅公而已教學者讀書之法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言象意之表程氏之學傳之楊時傳之仲素傳之李侗傳之朱熹

排讀

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瓘字瑩中延平人○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爲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不自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實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已之不是也已既是父毋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西山眞氏曰舜所値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自引以爲已之慝惟見自已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爲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爲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然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離婁章句下

徐敬弦曰東鄙也猶言東鄙西鄙之人也不作東狄之東看東西正對中國說

凡三十三章 通考 陳氏櫟曰 內九章言聖賢治国之道亦具焉馬○ 通考 熊氏朋來曰 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爲尤切至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問舜卒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返禮記有桑梧之說何耶 朱子曰 孟子之言必有所據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 朱氏曰 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 胡老反 朱氏曰 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今有文王墓 郢以井切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

器物書契謂之符契也長短有度用以徵召百者以竹爲之故字从竹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爲行道之信亦以竹爲之或以金玉爲之歷考諸書頗似二物註合爲一物慎矣以玉爲之云云乃周禮六節之一耳○ 表記 凡先生之說我也

表了凡曰揆即道揆之揆心為万事之揆猶相為百
政之揆皆以道言其揆一者言其量度无不同也
揆字屬先聖后聖若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則
揆字友屬他人矣
陳祖沖曰趙注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不是度量
聖人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一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其道一也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

○[范氏曰]言聖人之[南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
[補]符節言其同也[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王節守都鄙
虎節王國用人節山國用角節土邦用瑞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
[補]揆字屬先聖后聖若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則
[補]古人所為後乎千百世之已往
[補]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不是度量
[補]文王一千二百歲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餘惠濟人於溱

渚榮美反

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音喬溱洧二水名也在鄭見

執合其天之理也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雲峯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同以此心此理言[通考朱氏公遷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統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數百年之遠遂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餘惠濟人於溱

渚榮美反

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音喬溱洧二水名也在鄭見

表了凡日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共由也註以為方橋誤
徒行之杠何必方哉詩云造舟為梁疏謂造舟者比舡
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

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之車載而渡之

寧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貝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問姑以其傳考之以惠人豈子產所爲乎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孟子亦曰子產一事議之然夫子亦曰以惠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規模○愚謂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夏氏曰十月成梁營之中十功其始一通考通氏惠

夏氏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之中十功其始一通考通氏惠

夏氏曰今閩浙間然也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十月徒杠○愚謂氏曰民未病涉而水有橋梁則民不憂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朱子曰先王之政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愚謂氏曰民未病涉而水有橋梁則民不憂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

於履反

案方說文所謂併船之義退之方橋詩云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如此作

涉胡故切庾韻寒疑也月令涉寒注跋涉也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處与涉同

袁了凡曰日亦不足不是人多日少即使日子多亦必不能遍者先師荊川文云先施者感其恩而繼與者已有后時之憾矣發得極透鄭申甫曰亦不足的日字當作活看言日以恩惠悅人其恩亦不足也不是人多日少意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音昏人為闢之辟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閽人主晨昏啓閉闢開左右行者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朱子曰辟除之辟乃范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己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己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朱子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察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況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充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耶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特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忽乎冬涉之艱而為是尔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患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數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

賈誼曰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效犬馬有待

干慮警者故極語而深議之以警其微亦援本塞源之意也○[補]閻若璩氏曰先王之治爲井田爲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孤獨疾皆得所養而微至於舍橋梁勿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爲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悉以己意爲之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補]閻若璩氏曰此正說子產用心錯處大子產因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而不可施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乘下凡見視君國人明是踈賤之不是死怨死德

[乳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矣角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恩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前又之而已矣其賤惡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補]閻若璩氏曰此說特爲宣王發所謂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補]閻若璩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爲去聲敬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咨衰音催三月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休公羊傳曰大夫之諫不從待故於郊未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月入有詔於國比幾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傳云臣爲君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雙峯饒氏曰舊君其思已絕尚且爲其君有服不應已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匹妙反掠音略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則此猶望其歸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正子之去魯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稱道之境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則此不忘舊君之意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聽如何又有故而去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杜預注云卻盈之黨也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鋼（音固）欒盈也（庄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名黡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名盈黡先是十四年欒黡強逐范鞅鞅奔秦故與欒氏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之子又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憚之諸宦子曰盈性黡乱諸侯使城著晉邑而遂之秋欒氏商任鋼欒氏也禁鋼之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役將安用之冬會于沙○十二月欒盈在齊故復鋼欒氏也晉知欒盈之無罪而復鋼欒氏也○潘興嗣

興嗣往歸徜徉山水間自號清逸居士以瑞州推官召不赴孫溥許珙共與嗣同郡珙為江州刺史與嗣往見珙踞坐不為礼

檀弓下篇

搏徒官切擊也

同豫章人

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孟石孔子之渾止然盖聖賢之別必列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孔子對定公之語未一說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意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君反服齊衰之意○）楊氏曰（楊時）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聲齊王深言報施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薄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盖如此（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處只是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盖如此）孟子曰（雖叶也只是）君子之道使知為君者不之智詩反

孟子此言非獨痛當王所當聞爲人君者，知此義而已，悲夫！感應之不可一毫差忒，本之己，而推之人，人君苟能反己而盡其道，則天下之人，自然感應而歸之，所謂仁者無敵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旧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而改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

夫綱斗風上爲威虐下

史記云將西見趙簡子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皆晉國之賢大夫也。

相携而去之，携手同行，又携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夫貴者亦去矣，未幾禍有不及哉。○厲氏曰：可以者，在時而不能者，矣此，明哲所以有尾隔之戒，而孔子進退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此一時與一時異，若執此一說以爲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愛其親也，君義莫不敬其君也。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十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厲補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爲先，亦大畧，其

○孟子曰：非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一毫之殺，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

時而處聲宜豈爲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與是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程子曰非禮之禮非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而不違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陳氏曰程門以爲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皆可以爲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今不辭之爲禮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爲義行之人而不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爲義亦有不受之爲禮亦有受之爲非禮非義之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行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則變而不膠於陳迹○慶源輔氏曰此章緊要人之小義禮之大義皆因時處宜而非大人不爲非義之義蓋不或於其

愚謂父兄賢而不教子弟之不肖則父兄亦非賢矣子弟之不肖同耳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蓋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氣質則有才德者也通蔽於物也有能以其能事物之意涵育寬以道之之意）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

朱子曰天地之情不翕聚不能發散故有不爲全之養得靜定收斂智能藏于宥密註以爲知所擇未足不爲之旨

之間能幾何哉〔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含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宰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或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俞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〇〔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猶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〇〔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爲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爲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爲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爲過子弟之不肖爲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爲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

〇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

錢公良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君子於口之出可不慎歟

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不爲耶〔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〇〔雙峯饒氏曰〕凡人既不肯爲惡則必勇於爲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爲先有守而後有爲

〇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發而言耶〔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爲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〇〔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姦慝當言之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君子語默惟其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計後患哉如字訓柰

〇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

必 宗吉曰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肸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

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爲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爲之準此不爲已甚之証也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聖人周大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荅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稅冕而行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弒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後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姦宄賊仁義之甚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了便是已甚○〔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行去聲

義所在

必信必果雖是不信不果歟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爲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畏憚者或得以藉口汪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爲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雙峯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爲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峯胡氏曰〕信果自是爲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朱子曰】大人無所不能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二句正相對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底做出赤子無知心亦純一無僞底曲折中不是無許多巧僞但赤子是無知無僞一無僞大人之心是有知有能一無僞而大人之心莫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底大人事理會得只是無知無能○問赤子之心莫是發時看未發時看曰子赤子之心專作未發看也有未發時也不得赤子已發之時方欲其未發時子已有私欲故未遠乎禽之老耄賢愚已同但其不得已無巧僞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僞而大人不知則有所失赤子無知而無不知之能大人有知而有所不知之害○問赤子之心小子全之於玄理也曰大人不全之於玄理其本然而蒙以人欲之私所謂小底若無人欲之私了了自大乳大使人心使人心只是正赤子聖子之功而大人不知擴而充之於義理未能知之而無失其赤子之心而已故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已

養氣之說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

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
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曰喪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曰喪三月而葬○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言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故言及其死也可以當大事曰親之心即子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雙峰饒氏曰養生送死皆人子之所當爲但以禮有重輕以常變不可輕忽急據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爲大事送終如此則以爲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籍也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音扶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則所以處上聲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

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新安陳氏曰有安排布置便是勉強而非自然之得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說深造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陳氏曰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爲之方此是稍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循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衮衮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深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美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然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強探力取也必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黙識心通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日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黙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樂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著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

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何如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道之不可聞曾子雅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着心積慮優而將之厭而飫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己與道便自間斷更知何得到自得田地○新安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爲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峯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爲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雙峯饒氏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也步深造之以道是未得先下工夫居安至逢源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讀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爲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雖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通考程氏復心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爲一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人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

韻會曰靡曼美色也
又奢麗也

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盖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朱子曰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徒求隱辭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求嘗不喜揚子實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幸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盖互相繇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峯胡氏曰誇多說博學鬪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鬪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言物事未曾融貫真箇是一箇總紐了便會爲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通旨朱氏公遷曰語由也女聞六言六敝博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沒此章皆以知言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敝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

養平聲

蔡清曰按樂毅入齊與劇辛議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而撫其衆則難慮矣正與張華謀吳同一機心

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盖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音佩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人者對己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除非何背頓殊乎[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盖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爲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胥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爲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峯]胡氏曰以德服人盖對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而子貢荅以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耳○[新安]倪氏曰按孟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字與德字以力服人者假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服人者認善以爲己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純乎公矣○[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敎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娼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

斯賢以爲人也敢賢之人咸曰言而無實者不祥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故敢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新安陳氏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味不如闕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也數音朔去聲爻下同稱美之辭徐子即徐辟也水哉水哉歎辭也舍放皆上聲敬舍讀如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

言水有原本不已晝夜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本者如是孟子所以指原泉混混之意而取爾之意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借水行人無實行之意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與下一節集註相對言之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源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狥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質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眞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不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雲峯胡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

徐儆弦曰幾希近解者指心之惺然靈覺處說引周子幾故幽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為證看來還作不多看謂異處在此一點微眇中則全無激切意矣且齊人章之幾希更說不去

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所以貴乎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勵而幸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禽獸便昏了只有一箇靈底是禽獸便是禽獸人與禽獸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有別之類人之靈靈皆推得去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存是存其與於禽獸同者耳○新安陳氏曰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

孝子凡曰明如鏡之照察是照得纖悉由仁義行即從明察由而行之也不可以生知安行平對處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形而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兼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後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朱子曰明理但知順理而行未嘗有以爲仁義行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

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循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也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毫欠矣未至於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西山眞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勉齋黄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雲峯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爲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有之之君子事也而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

蔡清曰戰國策曰儀狄作酒云云本章後卷謂儀狄女帝也○大學衍義則云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是儀狄必又是一人非女帝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公孫丑上篇亦有禹拜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踈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大禹謨皐陶謨皆有此語蔡氏傳曰昌言盛德之言也拜所以敬其言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兼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未應事以前未知之中如何不及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也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而讀為如

王道平平王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間云重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陳子曰】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在氏曰與雨偕也】此以而為如也【慶源輔氏曰】而讀為如猶是也【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朱子曰】泄通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忘則誠心之至也【朱子曰】泄狎同聲

舉斯心加諸彼

舉斯心加諸彼【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之盛仁之至也【朱子曰】泄通忘遠此

用人愛養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鄰

用人愛養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鄰

愚案禹稷也湯也文武也之也字不為不極有味以四王為三王之意也

不合之義集註者不合于時勢南軒說者思而不合于心乃不得于心之理饒雙峯之說與集註同

表了凡曰四事即四人所行之事不止四條而四條之事亦在其中若單指上四條則如惡旨酒好音言即時異勢殊豈有不合者

愚謂盡其心之意各本其盛者也非若程子之言此盡字與緊為人處分明辨出盡四聖之氣象否則無甚意味能讀書經及辭籍可以想觀焉

表了凡曰周制六年天子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迹不行于天下故曰迹熄非泛指政教號令也巡狩絕迹

而思之而以繼日夜而得之坐而得之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孟子曰思斯舉四事此必說此○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而無定在惟勤則常存本心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有而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以為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說常存不死四字意與集註典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遍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則列国无復陳詩之事古詩亡非黍離降爲国風而雅亡也若謂平王之時雅降爲風則正月之篇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后詩也反列於雅何哉恐不便作文姑依舊解

金華王柏曰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況言詩則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河汾王氏竊見此意且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詩亡黍離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儕爲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絕乎此矣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問黍離降爲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朱子】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也

王篇之儕
仕皆切
類

焦氏筆乘曰檮杌舊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爲戒趙岐以檮杌者嚚凶之類與弋記惡之名杌對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又也兀不動也不从犭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亦作檮生皆直由切惟孟子今音燾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來子元曰註以檮杌爲惡獸名周礼外史誤之也

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新安陳氏】曰以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錯雜也雜舉春秋以該四時也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特記之如杌之末只

袁了凡曰義字承詩說來詩以美刺為義春秋以勸懲為義以勸懲而代美刺固孔子自聖心裏面為性命之言者也實為千聖心傳不徒為一時之大法

何休註其既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立之罪

鄭申甫曰事不必皆指文所自為襲其事迹而踵行之統曰相文之事

載朱晦庵曰史記之名觀之則知魯史舊文固已如此但其間或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懼耻及一有小善則沾沾喜以為莫己若者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春秋之時王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舊文以載其事而其間或有大罪惡則直書其事以見之所謂筆也有小善則亦書其事以見之所謂削也此史官之職所當然者

者詰辭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實則有罪焉蓋諱辭也○史記

如此蓋言齊桓晉文其事則齊桓晉文其實則有罪焉蓋諱辭也○史記

孔子世家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與人共者弗能贊一辭子夏之徒不

孔子曰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竊取之矣

南軒張氏曰春秋聖人有取焉則聖人欲撥亂反正以示王者而言蓋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矣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故自以為有德無位不敢專也○愚謂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蓋聖人自居其功之意無已孟子所以述之以繼三聖之後也○雙峯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舊文春秋以匹夫而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之方是孔子之辭○雙峯饒氏曰竊取之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也○當時之事而已為百王之大法也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善善惡惡擬之天下之載邪世亂聖法程畧之也○通考

晉趙氏匡曰齊桓為列國之盟主者也○雙峯饒氏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二十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八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年始霸

十七年始霸荊莊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此又承上章王姓羊名旅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
五世而斬
來字凡曰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不善之人安得有澤澤亦不是流風餘韻即口澤手澤色澤之類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猶見其人者猶有存焉故孟子得以私淑諸人也若論孔氏之流風餘韻雖百世未斬者況五世乎

歷敘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熄熄故孔子好辨章述群聖事而不出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群聖事不及孔子之史也○東陽許氏曰以三經作春秋五經作春秋莫大於春秋孔子之教春秋未子之史同言而曰一非國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關其義則竊取之矣如此看

總說文十五升布一曰兩麻一絲布又謂之緦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楊氏曰四世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祖音免之所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指矣註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為親兄弟緦麻共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則不復祖免而無正服六世則祖免而已故親盡而祖免者免冠而絰之體故為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尊不可居卑肉祖身去絲也祖免者免冠而向後繞於髻禮朋友之服加麻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加麻者素弁上加絰然則祖免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共高祖者為二十從兄弟相為服緦麻服制至此窮也共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之親盡矣窮而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絕為六世則親盡矣高祖之祖者為之祖揚免冠以變之祖揚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絕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變

徐儆弦曰孔子自竊取則敢不當作者之聖孟子自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黃氏日抄曰此篇此四章當通為一章而論味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又言私淑艾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人謂子思之徒也（慶源輔氏曰孟子以爲方言是也）子思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子游子夏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學

而竊不服而常服兔謂布幘謂之幧頭（引此以證五世而斬通考集氏高禮曰祖兄祖謂五世而斬服窄小貌）

（慶源輔氏曰流風遺澤謂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餘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餘澤皆喻之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小人之餘澤皆斬絕矣蓋親盡服窄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

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爲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爲善○雙峯饒氏曰私淑艾者我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教人非說謂私淑諸人也）

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新安陳氏曰弟子謂孔子之道至孟子已有此言孟子已自爲四聖合好辨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叙群聖道統之相傳而彰孔子之所以傳之孟子自任之重尤彰而後有以見其所以自任之重蓋如是夫通篇未見此四字之云亦是

蔡丁氏曰此孟子精義之至蓋可以取者取之可以無取者辭之此明白易辨者惟在可取可無取之間而吾取之則傷廉矣非自許自疑之謂也以過取爲傷廉則當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今友云然者非過猶不及之說也義本精微當隨事明審取在兩可之間決當以不取爲廉矣然一介不取諸人一介不與諸人皆義也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太山是以均不可過也

此類雖爲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通考】【東陽許氏曰】傷廉是順辭易見傷惠傷勇是反辭難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

過之者爲傷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終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卻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卻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爲吝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以過取者爲傷廉則宜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惠死爲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問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着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廉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卻是

恐人過予而輒先也○南軒張氏曰取與先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然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有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辭○薛江反

○雍家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無罪

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田獵歸自食其肉子不忍食以與羿羿因殺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遂仰藥而死故曰羿亦有罪焉薄言其罪差楚宜反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門左有

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夫音扶

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

觀左傳注軥車軛卷者
則輪者子濯孺子所乘之
車輪也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
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

他徒何反

蔡清曰人之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爲乘○小註引左傳公孫丁庾公差事与此事不同但其意頗有足相發者故引之
孟子所記与左傳大異小同所傳聞別而已
左傳無孫文子使衞獻公六字庾公差字子魚 杜預云
傳作子魚
軥車軛卷者

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衞人也端
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
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
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
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
之禍然夷羿簒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
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
言耳

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程〕子曰

杜預注云二子佗与差……礼射不……貫佗臂

李白夜吟是歌云鑑湖三百里盡為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盡老耶

西子性施居苧羅岩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鄭圃事見莊子天運篇及史記越世家

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范氏曰使家為鬼誅之臣君墓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以私意忘而殺之以義討賊雖營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其師耳以此而觀挈重之權衡氏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此○尹氏曰殺身傷子能擇交而免禍友矣能取友而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聲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衰去善而勉人以自新也齋戒沐浴而事上帝言此所以勉之之言令人惕然而思警悟以事上帝之質本醜而能改過自新深既尹氏曰此章與前章文義申之比六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為本

故者本來自有之故物易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不是故物雖感而不通天下之言性者須從故物本體上論這故物其本體原是順利的不落一毫安排不涉一毫

行之而不著習之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也若是者衆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

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甸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爲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葉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孟子性善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人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

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爲之也惟智者是如此理會得理而已矣甬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失智也盖以私智而非所謂智也○廣源輔氏曰鑿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爲見如人性之仁雖無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迹而易見而爲林惕則隱之仁井則發見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他○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自然之迹但順者爲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本也若失搏之使過額激之在山豈其本然哉○夏峯饒氏曰故說性亦要就迹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使順亦不得而子說性就自然發見底便是利到如水搏之激之使過額便不是自然了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知之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

程子曰至今只有鯀堤而無禹堤最爲有理

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爲害也

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郄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爲智於是每事務爲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峯胡氏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爲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爲之使然者也○新安陳氏曰所惡于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惡

必害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爲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日南至之特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之

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夫天行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所自止於始寔是果非耶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通考趙氏惠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也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行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

天原發微注云元貞乙未冬至虛谷方先生以書抵予曰朱子發冬至起牛宿一度此古法也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牛二十二度至[illegible]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牛斗九度九百二十年間差十三度今元貞元年十一月初七冬至在箕八度又退十二度冬至五日後在斗三度如何尚執舊說爲冬至日在牛宿爲周家復乎

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率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筭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羅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爾那是大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按十一經問對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

日也蘇旁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至一陽生而日漸長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言性自理言通言事物之理而人心之理在其中也非專論性也○程子曰此章專爲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是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爲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筭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少有差錯久久自復其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

如此皆鑿之謂也○覺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巳之私通考東陽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爲本求已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蓋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巳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爲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爲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夫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卻不是功用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蔡清曰右師官名也戰国時趙国有左師觸龍可証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變峯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亮主班之行之官以官為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

朝音潮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喻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親子凡日凡當行朝廷之禮不必君命往弔然後稱朝廷

林次崖曰位雖本身站立位次班是朝廷敘列班行故有同階而異位者

蔡虛齋曰階級也即班行也

虛齋曰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滕也還是和子為正王驩為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位序其事故云朝廷也（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

言諸侯若謂識內王子弔弟稱諸侯者歷更平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

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已歷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朱子曰孟子卿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當時趨不卿之亦不得與之言矣卿王驩於出弔事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為重時事不同理勢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愧衆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辭右師言曰

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渾然也○甬軒張氏曰愚孔子之言以其發於魯而孟子之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呂氏曰君子之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峯饒氏曰以是存於心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

頃刻或離君子與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禮上即是君子安頓在立天下之正位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乎外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

張子云學至於不責人其學至矣夫不責人足以驗涵養之深識見之大楊慈湖曰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不遠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雙峯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逆也文理橫來逆是橫逆之義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由賓舊同下放此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

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

難法殺

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音教

張氏曰雖非素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漸彼以爲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

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

表了凡旦楊氏之出言猶粗必先自反而后可以不校彼以橫來我以正受彼以逆施我以順接愈自反而德愈修彼之橫逆愈滋而我之工夫愈密尽大地之人皆可為明師終身佛逆皆為良某

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

蘇氏曰集註大音扶

可賤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苟二字不苟且也

○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約而盡故無後憂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盡准乘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馬故特舉舜而言之舜亦循乎天則而已

○問揚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或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揚氏之說矣然自反

之說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修省之功而徒於苟且頹墮之域矣

○新安陳氏曰前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為與人一般此曰仁存於心禮行於身表裏一致存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勉於此而已何患行之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甸反前篇

○朱子曰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若只是泛泛底水未必須量箇緩急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厲峰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
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新安陳氏曰賢其之避世而樂已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廣源輔氏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存言之也救民脩己之驗脩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之中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之地則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亦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倚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此吾心之本然之中也天下之大本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須救民退則便須脩己脩己吾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言急也以喩禹稷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喩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上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程子曰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爲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爲遽此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揚之爲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鬭揚氏則坐視同室之鬭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爲違道也皆時中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

匡章子事見呂氏春秋
戰國策有陳臣使將
擊于秦有利又諫親
惠王用惠施及宣王伐
燕之時將五都之兵
焦循園曰戰國策章子母
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
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
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
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
噫章子之為人亦可哀矣而
孟子謂之父子責善而不
遇世者豈皆其父母之友
目而揄泣以誅之欲柳欲其
母之不終棄也而以礼葬斷
之父欲夫以章子念母之心感
王之命而竟不
敢起之馬棧之
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彼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耶柳從孟子耶○鮑注棧為棚汉立馬

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以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
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
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

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匡是姓章子是字章子猶仲子之類謂之匡章猶云顏淵記曰去了子字

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意一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父子責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慶源輔氏曰章子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父子責善是言子責父善下說父子是泛言父子之間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虞齋曰言章子是如此其非實有不孝處已矣語詞

夫音扶為去声者必并反又必正反卷去声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於妻子終身不養焉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陳氏曰此屬字即上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毀所惡去声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蓋承上章而言章子之不得近於父而不相遇遂至於離妻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以不孝責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之辭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尔然當時人則以為不孝而絕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尔後世因孟子之言遂以為不孝而絕之可哀者若章子不絕之則又欲妻子不公不止倘於一倫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皆孝此皆孟子之不孝而可罪矣○南軒張氏曰章子本心亦不欲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子必教他自好但無學力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能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其間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氣行乎其間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愛父之意味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

翼云案李鵬
飛云書評引
楊文奎云按趙
註云時有作
亂者曰負翁將
此以負翁為
人名也孫疏却
云往日有寇賊
自負其物竹
來攻沈猶氏
蓋用趙注也然都未有拠
或云即宣公世子負翁或云
乃採新者作亂俱不足憑

通國稱其孝子子此一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
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
善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
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則恩
反薄則交可絶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恩
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命乎
曰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相表裏
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如舜
耳若童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己亦將以感
動於父子不安而父
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以考其終
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
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

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
民望寇退則反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
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
七十人未有負芻之禍 芻音雛去声

武城曾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
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
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
沈猶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
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聲言師賓不與臣同

奇編類云負芻或作負芻或作負芻
氏或作負芻皆不為賂或作菜
薪之人作亂則又鑿矣該者以
負芻二字近之不及深入

子思居於衛有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
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特仕于衛
孟子曰會子子思同道會子師也父兄也
子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免難去聲○慶源輔氏曰子思上聲之
雖無免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免難之理
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
也故易地則皆能爲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

去聲不同事豈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
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去物低昂屢變而
不窮其爲同也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
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于就難是亦私而已於不當避而
知惟當夫理而已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在師則以師道居之則寇至而去之
事有難而可逃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
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
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異於人乎
儲子齊人也瞯窺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

饜於艷切
仰望愚謂乞祭餘也
此玩好

哉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于人乎之問而荅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汨其性于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須倒盡蘊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

施音迤
墦音燔
訕音散
如字

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章首當看孟子白字關文也（通考吳氏程曰因緒餘良人一下段言小人陰爲陽拚則可矣君子之語遂有矣字是一章非闕文也）

良人

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而行不使良人知也蹭蹬家也顧望也訕怨詈也（力智反）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

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閒軒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而不知為欲所蔽故耳（章形容苟且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溺於務為甲論無所不至摇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得之則喜既苟得矣又多欲自視不勝其小既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於乞墦而奠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五尺之軀豈可賤甚於此言誠末

虛齋曰南軒張氏謂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云云愚意或是孟子口頭故事亦不可知聞我太祖有詩云乞子何曾有兩妻日據那得許多雖當時自有周天子何必詳詳說魏齊

薛西原曰乞墦之事人皆恥之而不為乞墦之心則鮮有之而未嘗無是事未足言也無是心則善矣

明治十三年八月廿日版権免許

132X
152
20

庚申歳建辰月初四講了遠望臺蓋因黒川氏之需云

癸酉十二月廿日為 半井壽菴丈人講了

132X
152
20